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全 十一 冊 金 像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全
統
考

K 2942(12)



双紅堂
小說
49(11)

十一

第三十九回

此回專爲佞佛邀福者下一針砭

玉皇廟兩番描寫俱是熱鬧時候。卽後文薦亡亦是熱鬧之時。特與永福寺對照也。

看他平空撰出兩付對聯。一人疏頭却使玉皇廟是真廟。吳道官西門慶等俱是活人妙絕之筆。

玉樓因看道士做的鞋便想其有老婆。金蓮因道士老婆卽想及尼僧漢子。王姑子直欲不做和尚而金蓮又因尼僧漢子爲和尚想及和尚老婆爲尼僧。然卽官哥爲小道士。瓶兒不几几乎與道士有嫌疑之瓜葛乎。世人每愚而不悟一味佞佛邀福。仙佛有靈當亦大笑。

科2972

內中如道士改孩子姓花大不應稱舅皆極可笑事而確是
人情必有之事作者特借金蓮口中說出

篇未漏于道家說事之後又撰一段佛事使王姑子彭明較
著談一回野狐禪與上文道士相映成趣也然而三十二祖
投胎又明為孝哥預備一影則孝哥生几露而西門死几發
矣可畏哉

玉皇廟奇名接王姑子談經與後千金喜捨接二姑子印經
又是遙對章法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濟拜冤家

詩曰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王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几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說說西門慶當日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

他腹中在枕畔于般貼戀萬種牢籠淚濕鮫綃語言溫順實指

買住漢子之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王六兒一轉

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房屋居住門面

兩間到底西層一層做客位一層供養佛像祖先一層做住屋一

層做廚房自從搬過來那街坊隣舍知他是西門慶夥計不敢怠

慢都送茶盆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眾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

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姪稱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子裏上宿，叫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財有勢，誰敢惹他。如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着。看臘月時分，又一年正月許多事，却自此六字起須記清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詣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拿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喜頓首拜西門慶，看了說道：「出家人又叫他費心，分付玳安叫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道：「一個出家人，你要便年頭節尾受的禮物，到把前日你為李大姐生孩兒許的願醮，就叫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

起來我許下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記了。」月娘道：「原來你是個大謊。」認答子肯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真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想就是這願心未還壓的他，痴的好笑的。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廟裏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個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廟裏就是了。」因問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禮來的。」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連忙磕頭，說道：「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便小徒弟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一面讓他坐。」應春躬身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了，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

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
問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一醮願要煩你
師父替我還還見就要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
坐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
訂在正月几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且日罷徒弟道此日正
是天誕又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請
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二十
分清醮徒弟又問那日還請多少道眾西門慶道請十六衆罷說
畢左右放桌兒待茶畢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是一兩醮答他的
節禮又說道衆的齋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
齊送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而又磕

東洋
不圖書

有玉皇廟之熟方有來福寺之冷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

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六疋生明布做襯施又送
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兩驢羊肉
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着安童請下吳大舅
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敬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
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竟不往衙門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
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竟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寶
旛過街榜棚一直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但見

青松鬱鬱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綉幙

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額額全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師將

又照第一回三天門外離臺與師曠神獐左右塔前白虎與青龍猛

勇入寶殿前侍立是長生玉女九龍床上坐着个不壞金身金
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
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响自此便爲正
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繇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十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
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門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開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
恩九轉玉樞酌盟寄名吉祥普濟靈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庸至極

五皇 廟兩殿正寫却不寫重
吳帝居尊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八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盃山盃手畢鋪排跪請

上香西門慶行禮叩壇畢只見吳道官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

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髮腰繫絲帶忙下經筵與西門慶稽首說

道小道家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

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增延壽命何以有叨老爹厚賞誠有愧

赧經禱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

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眾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

丈三間廡所名曰松鶴軒那裏待茶西門慶剛坐下就令棋童兒

拿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哨還沒來玳安道有姐

夫的快馬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快騎接去棋童應諾去了

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通茶階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
活一箇思人小道都從四更就起來到壇誦諸品仙經今日三朝九轉下樞
法事都是整做又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乃具一文書奏名于三
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裏又添了二十
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
分等數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
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紫金犀角帶到
壇有綠衣表自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齋醮保安信官西
門慶本年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
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

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
未年正月十五日卯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
時建生罷表白文宣過一遍接念云前云戊申此云丙申前云六
月此云七月總是寓言也

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于洪造伏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未品出
八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
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是以修設清醮共

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如此便可
答天地乎酌祝皇王之巨澤又

修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
而下遇慶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

兒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又願將男官哥兒皈依三官殿下
賜名吳應先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真裘之胤嗣保壽命

之延長付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陞罔知是以修設清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于化單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延官道修建靈齋答天謝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古辭普滿太彌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還萬天之帝駕一門長幼均安四序公和廻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護意前于平即有子平諸詎頭相面便有風聲的詎頭今又換一疏頭通真加畫文筆之無微不出所以爲小說之第一也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共有一百八九十道甚是齊整詳細又是官哥兒三寶蔭下寄名許多文書符案



牌劍不暇細覽西門慶見吳道官十分費心于是向案前炷了香以上一段拆文書盡了文書叫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吳道官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个道士向殿角頭砧碌碌擗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眾道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法縵脚穿朱履手執牙笏開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拂引西門慶進壇裏一路寫活見鬼向活三寶殿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供三清四御旁分人極九霄中列山川嶽瀆下設幽府冥官香騰瑞靄于秋盡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灯散彩天地亭高張羽蓋玉帝堂密布幢旛金鐘撞處高功躡步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美

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淨擗直日功曹，猛勇青龍，隱隱來黃

道白鶴翩翩下紫宸。又寫壇場極力作盛滿

以上一段八云筆為後文薦亡相映也

西門慶剛遠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門兒裏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啞每人封了一屋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為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咱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都有了。應伯爵連忙又唱，啞說：「哥真個俺每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白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拿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由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同

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金○服○內○有○此○章○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

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諷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只是有些小膽兒，家裏二四個了鬢，連着娘輪流看視，只見害怕，猶狗也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每怎得知道？」李銘道：「小的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總知道。」今日在此做好事。

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參本當親
來不好來的這粗茶兒與參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
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
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又是
一罈金華酒又是哥兒的一頂青段子綃金道髻一件玄色貯絲
道衣一件綠雲段小襖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袖衲臉小履
鞋一根黃絨線縵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
紫線索無微不入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
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入字就扎在黃線索
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
死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日

以上一段皆名

方纔收入金槍內共約八拾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
使棋童兒家去叫賞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且說那日是潘金
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
見廟裏送入齋來又是許多菓桌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
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
兒子師父廟裏送禮來了又有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
是小履鞋兒孟玉樓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
士家也恁精細這小履鞋自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
這雲兒又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
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僱人做的潘
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

白莫不是也有漢子插入王姑子道道土家掩上个帽子那裡不
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所得說你住的觀
音寺背後就是立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
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只說自道的金蓮道這不是我師父與他娘
娘寄名的紫線鎖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
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
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个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
的把孩子改了他的姓一語說盡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
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每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
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个
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紅疏看見上面

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入心中就有几
分不忿拿與眾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

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每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整

字號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

好笑使人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就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

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每都是劉湛兒

兒兒的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

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

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只套上項牌和尚道索諛的

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處處寫恐諛為玉樓把

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拿个吓張頭兒

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道六姐你這不什麼話孩兒們面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尿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叫小廝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裏面都做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過下無痕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建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筵等到今晚來家與他遞

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敬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敬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總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去放的還要謝將吃酒金蓮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魁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串銜剛纏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每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的腔兒恰好今日打



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慈上的來家又豈是婦人對夫之言月娘便問

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敬濟道爹見醮事還沒

了恐怕家裏没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吳道士

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

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敬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

叔謝三叔又有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不知纏到多咱晚只吳大

舅來了門外花大舅叫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

兒在跟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門兒親死了

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總是而今時世必如此口方是敬濟道

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也嫁鄭恩睡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了

六姐道賊因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撻去又口裏惹恁汗邪

胡說了又豈是婦人對夫之言敬濟却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跄跄

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掌上燈燭放桌兒擺上菜兒請潘

姥七楊姑娘大妗子與眾人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麪吃

到酒闌收了家伙抬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

放下小桌兒眾人圍定兩個姑子正坐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蠟

燭端着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講說講說的乃是西天第三十二

願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的佛法因果直從張員外家豪大富

說起漫漫一柱一節直說到員外感悟佛法離開棄了家園富貴

竟到黃梅寺修行去說了一回王姑子又接念偈言念了一回吳

月娘說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講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

四碟兒素菜鹹食又四碟薄脆蒸酥糕餅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

姥陪二位師父吃大妗子說俺每都剛吃飽了叫楊姑娘陪個兒
罷他老人家又吃著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
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
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命老身吃的勾了又道這碟
兒裏是燒骨朶姐七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眾人笑的了
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廟上送來的托董賊食你老人家只顧
用不妨專揚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
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與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具肉
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
那裏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兒鳥嘴
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眾了鬚婦女圍定兩個姑子



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來性
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
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七參禪打坐四視禪師見他非凡收留
做了徒弟與了他三件寶貝叫他往濁河邊投胎奪舍直說到千
金小姐在濁河處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若了他一
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磁園上來就往房裏睡去
了個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個只剩
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七孫雪娥楊姑娘六妗子守着又聽到河
中漂過一個大鱗挑來小姐不合吃了請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
子又接唱了一個耍孩兒唱完大師父又念了四偈言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權住十個月

轉凡度眾生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個大姑子揷在月娘裏間床上
 睡着了。個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個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間
 小玉這天有多少晚了。小玉道：「是四更天氣，雞叫了。月娘方合
 兩位師父收拾經捲。楊姑娘便往王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
 雪娥房裏宿歇。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
 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著小玉頓了一碗子茶，吃了。繼睡大
 姑子在裏間床上和王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
 了，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趕出。小姐怎
 的逃坐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活到六歲，又
 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椿寶貝，巡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

○孝○子○化○身○
 又怎的遂成正果？後邊還度我母親生天。直說完了。繼月娘聽
 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是○奇○絕○筆○力○以○上○共○第○一○段○特○有詩為証：

聽法聞經怕沒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神空話

留取尼僧化飯糧



第四十回

此回小文爲下回憤深作引也。蓋金蓮之憤何止此日起然。金蓮生日西門乃在玉皇廟宿玉皇廟却是爲瓶兒生子則金蓮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兒時月娘之言西門之愛俱如針刺眼爭之不得爲無聊之極思乃粧了髮以邀之也。雖暫分一夕之愛而憤已深矣宜乎後文再奈不得也文字無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豈不是信手寫去者。

寫月娘听王姑子之言又寫靈尼僧之惡看者讀此回後不閉門謝絕此輩者非人心也。

兩段文字却兩番夾寫如王姑子同月娘喜事一段下夾瓶兒希寵一段又寫王姑辭去一段又夾寫金蓮粧了髮一段。

也章法井井不紊

未必寫裁諸色衣服照人雙目蓋預為聯姻賈富貴地也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了髮金蓮而愛

詞曰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可人娛。多方珍重好支持。掌中珠。佳侶漫驚新態變。妖嬈編與舊時殊。相逢一見笑成癡。少人知。

右調山花子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

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腳躡滑了把

個六七个月身扭着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

奶奶有七个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馮子裏找和了頭

點燈撥看瞧到是个小厮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

扭着了。還昇胎氣坐的不牢。即插你老人家養出个兒來。強如別

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个兒子。何等的好。月娘

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滿腔希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

行一个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

常時小產了。凡胎白不存。一个也是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子

好不好。一个滿抱的小厮兒。二个也是是一家兒歡喜的要不得。只用着

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



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王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等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七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里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抱出來使了罷。可月殺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个到只是問老娘尋，他總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

人家吃了音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冬少，十个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你肯對人說，我後文與月娘等，人正在世，世式不願一見。其人存金蓮做說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裏來，家月娘纏起來梳頭，王篤接了衣服，坐了月娘因說：昨日家裏六娘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每吃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个還吃酒哩。又照言告訴了一回，玉簫通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擡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叫他吃

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服，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叫他媽媽抱罷。你這蜜鍋色挑綉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到了不成。月娘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安得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進，忙就躲出身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就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叫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起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兒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

見官哥兒在面前，穿着道士衣服，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喊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今日

乏困的這樣，大白日困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怎大胆

不來與五媽磕頭。每事必尖酸，說出世有以西門慶道：昨日醮事

散得晚，晚夕謝將，整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還一頭酒在這裡睡

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

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

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

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還不待吃，等我去阿些

湯罷。于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



床上正中間，腳踏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磚子裏，說道：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一個烘靛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襖裏，拿裙子裏的沿沿的，淫婦百竅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尙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姑說，好歹請一好手，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回來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



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比大人家，似這樣尼僧牙婆，決不可抬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談經說曲為辭，直機忌忌茶二地裡送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故以此為孝哥坐胎之引，所以深罪月娘也。有詩為証：

最有緇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那說金蓮晚夕走到鏡臺前，把髮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楷髻把臉擦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灯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緞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粧扮了頭，月娘眾人要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粧扮起來，活像個了頭，我那屋裏有



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
 個丫頭，說他們說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裏走走，到儀
 門首撞見陳敬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
 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看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
 此這般敬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乎是先走到上房裡，眾人都在炕
 上坐着吃茶，敬濟道：「娘你看，多平白裏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
 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拿轎子送將來
 了。」月娘道：「真不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敬濟道：「他怕你老人家
 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就去了。」丫頭便叫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
 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几房娘子勾了，又要他來做甚麼？」
 玉樓心月娘道：「好奶奶，你呆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一語道盡

俺們都是老漢，當雷克數見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
 地裏原是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
 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
 久進入房裏，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丫頭是上了還不磕頭哩。」一
 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哧的一笑。
 玉樓道：「好了，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
 成精死了罷，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樓道：「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
 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頭，起
 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着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
 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
 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
 來。」

蕭在明間裏等他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
大娘子出去了進八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神玉樓
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个二十歲了頭來說是你叫他送
來要他的你恁六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
我那里叫他買了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
不是了頭也領在這里我不哄你你不信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
蕭你拉進那新了頭來見你爹那玉蕭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
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
娘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担主子也是个不听指教的一面走到門
間內只妙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
手腳兒歪着王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

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灯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
打着燈髻裝了頭笑的眼沒縫兒描那金蓮就坐在夢邊椅子上
玉樓道好大胆了頭新來乍到就恁小條夫教的大刺刺對着主
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了那金蓮
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髮髻出來月
娘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髮髻了月娘嘲笑確眾人又
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里使喬通送了六
个帖兒來請俺們十二日吃看灯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
西門慶道明早叫來興兒買四盤餚品一鐘南酒送去就是了到
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
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娘子也不必家去了叫賁四叫將花兒



匠來做几架烟火，主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他來扮西廂記，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姐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灯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盪酒，眾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了頭灯，下艷粧濃抹，不覺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盪與他。金蓮就知其意，就到前面房裏去了。冠兒挽着杭州纘重勻粉面，復點朱唇，早在房中預備下一桌齊整酒菜，等候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甚喜，攬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盪酒。西門慶道：「小由嘴兒頭裏，已是盪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个大夥，知知兒兒不不算算這這不不是是奴奴家家業業兒兒與與你你盪盪鐘鐘酒酒兒兒年年年年累累你你破破費費你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抱在懷裏，膝蓋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丁二日喬家請俺每都去，只叫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下帖兒，都請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得家裏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數的那几件子沒件好信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几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金蓮道：「願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四家擺酒，請眾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是說着，你也臉兒愁着。」每在歡歡時時可可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每在歡歡世世情情。西門慶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

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見候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几个人來，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

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是處指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鴛鴦整狂了半夜寫出固妙不寫前妙處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廂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孩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前稿桌上鋪着毡條取出剪刀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寫下，同，寫與貴娘親也，也留下志，惟字在，下，同，力，寫，更，妙，粧花通袖襖獸胡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邊邊葫蘆樣鴛鴦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挑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錦鴉段子袍兒兩套粧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及與他袍兒須臾共裁二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二面叫了十來个裁縫在家償還不在話下正是

金鈴玉墜粧閨女

錦綺珠翹飾美娃

第四十一回

上文生子後。至此方使金蓮醋瓮開破泥頭。瓶兒氣包打開。線口益金蓮之刻薄尖酸。必如上文。如許情節。自翡翠軒發源。一滴一點。以至於今。使瓶兒之心深懼。瓶兒之胆暗攝。方深深鬱。七悶悶守口如瓶。而不輕發一言。以與之爭。雖瓶兒天性溫厚。亦積威子。漸以致之也。

欲寫金蓮之妬。必寫兩孩兒聯姻者。見瓶兒之誨妬者在官哥。乃不深自歛。抑戒懼以處此。而更賣弄板親。以起人妬。夫一孩兒。已日刺金蓮之目。况兩孩兒乎。直乎官哥不能與長姐并長年也。不死其子。金蓮不慊其心矣。穠祿連姻。世俗之非。却用玉樓數語道盡世情。信乎。玉樓爲

作者曰前之人也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共笑

二佳人憤深同氣苦

詞曰

瀟洒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蘭堂綺席燭影耀燄
煌數幅紅羅錦綉寶妝象金鴨焚香分明是共藁浪裏一
對鴛鴦

右調滿庭芳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僱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
高家使人邀請早晨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
娘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娘子如意兒抱着

官哥又令來與媳婦蕙秀伏侍盪衣服又使兩頂小轎西門慶在
家看着賈四叫了花兒匠來紫縛烟火在大所捲棚內挂燈叫小

厮拿帖兒往玉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
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

因對春梅說十四日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

跟着進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
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去哩春梅道娘們都

做了新衣裳陪侍眾官戶娘子便好有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烟
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

衣服首飾珠翠花朶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
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



我曉得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却使性兒起來又為

描○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段○子

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

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

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掌○珠○如○春○梅○道○大○姐○娘○有○一○件○罷○了○我○却

沒○有○他○也○說○不○的○且○不○屑○與○西○門○慶○干○是○拿○鑰○匙○開○樓○門○揀○了○五

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衾

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獨指春梅也迎春玉蕭蘭

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錦○對○衾○襖○翠○藍○邊○拖○裙

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

貼○裏○一○色○都○是○杭○州○絹○兒又映杭州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

慶○在○屋○裏○吃○了○一○日○酒○說○笑○頑○耍○不○題○日○說○吳○月○娘○眾○姊妹○到○了

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尙○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

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

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帶○前○彈○唱○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妗○子

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所○敬○禮○趕○着○月○娘○呼○姑○娘稱謂總李

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更可俱○依○吳○大○妗○子○那○邊○稱

呼○之○禮○又○與○尙○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

見○了○各○依○次○坐○下○了○鬢○邊○過○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畢○他○娘

子○讓○進○眾○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眾○堂○客○坐○下○吃○茶

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

所○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首○席○其○次○就

第一卷 四十一回 三

是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閑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位，兩個妓女在旁邊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盪酒，盪了月娘過去，又盪尙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揀去了，孟玉樓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臥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倚着他家新生的小長姐，也在旁邊，卧着兩個，你打我，我打你，下兒頑，要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欢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



道：「正是孩兒，每在炕上，張手蹬腳兒的，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要子，喬大戶娘子和眾堂客，都進房來，吳大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扳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開便勢，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兒，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大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揀是婦人做主尙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為吳親家，原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眾人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房，兩個就割了衫襟，』」惡套，揀是女人做主兩個妓女，彈唱着

旋對喬大戶說了，拿出奠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百分付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你爹說，旋拍了兩罈酒，二正段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蝶甸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圍燭高擎，花灯燦爛，麝香襲襲，喜笑匆匆。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挂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廚子○道○在○後○姑○施○春○字○姓○吳○雪○花○二○字○不○堪上了一道異節壽字雪花糕，糕重七兩，池嬌並頭，蓮湯月娘坐在上席，兩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尺頭與廚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起身，還有後堂留坐，擺了許多次碟，細菓攢盒，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來，說道：親家明日好反下降寒舍，那里坐坐。喬大戶娘子道：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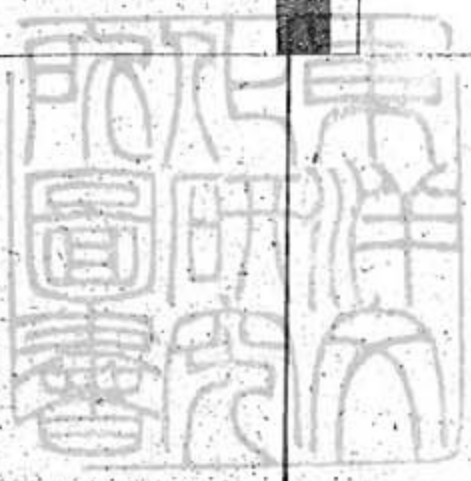


盛情家老兒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没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下大娘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娘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是○不○敢○不○去○焉○必○依○此○若○語喬大戶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娘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于是生死把大娘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請頭裏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吳月娘在頭裏，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奶子轎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沿上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

下眾丫頭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
一遍西門慶听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尙舉
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
只是有些不便陪月娘道也是俺嫂子心口如面女見他家新養
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
見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纏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
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厮來對你說抬送
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便陪些喬
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
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
這官戶怎生相處可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岡央及管里張親



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
子同歲我嫌他没娘母子是房裡生的自己原不度所以沒會應
承他想不到與他家做了親不能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
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
的正是險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長我也休嫌你短急
氣粗語西門慶听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
便傷人西門慶听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
里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得通紅了抽
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里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所說
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
紅簪花透酒心中甚是氣不憤量出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
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房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娘子怎



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他在那里叫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不好相處，到明日怎麼處會可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到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恁恁的，隨他說幾句罷了。玉樓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听着我說他什麼反話來，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睛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睜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纏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叫他明日現報在我的眼裡。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單沒的，益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總難火殺灯擄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

做親時人家好過三年五載，方曉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要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便浪擄着圖扳親家，要了平白叫賊不合鉅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叫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知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多孔子是房裏生的，還有喬老頭子的一些氣兒，你家夫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听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展，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抽身，還下札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臨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



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
 瓶兒房裏了鬢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裏尋哩（任其房中失笑）使我請娘來了李
 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裏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
 怕孩子沒個灯兒月娘道頭裏進門到是我叫他抱的房裏去恐
 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
 裏官哥兒在奶子懷裏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
 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灯笼就起着灯兒來了哥哥哭
 了一回纔拍着他眼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
 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
 個頭兒于是插燭也是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

起來做一（是）面令迎春擺下酒兒兩個吃酒且說潘金蓮
 到房中使（是）沒好氣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菊開
 的門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
 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甚麼來我且和你答話于是走到屋裏
 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
 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來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
 和我兩個毆氣党太尉吃區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
 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是）一面釀了濃粧春梅與
 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
 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梳了頭叫春梅扯了他
 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叫我扯褲子到沒

的汚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画童兒扯去秋菊的衣媚婦行徑
笑婦人打着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
却不與你姐七你知我見的將就濃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
逞什麼強姐七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唾
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纏
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醒了明明白白聽見
金蓮這邊打了鬢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說的慌把官
哥兒耳朵握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纏
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听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
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罷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真
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了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

說杞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所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
氣的冰冷忍氣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水也沒吃接着官哥
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
見李瓶兒哭的眼紅七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
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樣的眼恁紅七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
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
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
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掛珠子吊灯兩座
羊皮屏風灯兩疋大紅官段一頂青段搽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
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
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里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担

了。禮來大姑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也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听了，方慢七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姑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和，愛好把玉帛爲交游，有詩爲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襁褓孩兒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嘆後來人

第四十二回

此回後言西門之盛也。四架烟火既云門前逞放，看官眼底誰不謂好。向西門慶門前看烟火也。看他偏藏過一架在獅子街，偏使門前三架毫無色相，止用棋童口中一點，而獅子街的一架乃極力描寫，遂使門前三架不言俱出。此文字傍敲側擊之法。

門前烟火却在獅子街寫月娘衆妾看烟火，却搬在王六兒身上寫奇橫至此。

文字不肯于忙處，不着閒筆襯已比比然矣。今看其子問處，却又必不肯徒以閒筆放過，如看燈問事也。寫開花燈問筆也，却即于此處出王三官文字，無一懈處，可擊文善于指空。



此回是描寫豪華恐無甚花樣故又用伯爵與二妓一派歌
後語作生色花樣又一樣章法也
百忙裏又寫桂姐銀兒吃醋人情無微不至

第四十二回

逞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詩曰

星月當空萬燭燒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踏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譙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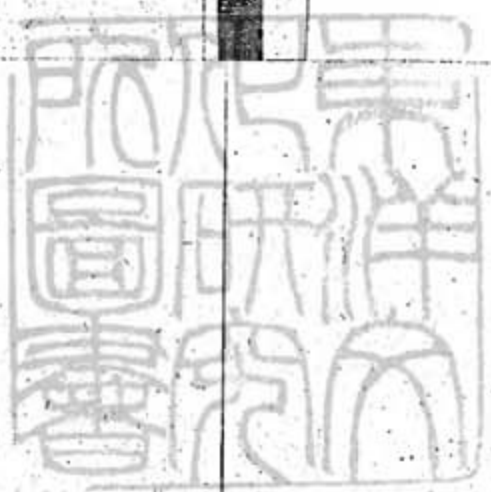


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孩子送節咱少不得也買禮過去與
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
裏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
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子母同于是
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
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
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着燈酒一百分付
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
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
珠灯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
盒担叫女婿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

筵管待重加恭賀向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正
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州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
訴與喬大戶結婚之慶十五日好反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
道娘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眾堂官娘子吃酒咱
每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日院
中吳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
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此處方人銀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
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裏便悄問月娘他
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
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
兩個不說話又是一對却說前廳主皇親家二十名小厮兩酒師



父領着挑了箱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做戲
房管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刑太太與張團練
娘子都先到了遊四家但是大轎排單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眾姊
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敘禮與眾親相見畢讓坐過茶等
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厮送了兩
三遍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
護鼓樂接進後廳與眾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
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粧束席上捧
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畫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
飲酒單表西門慶打發堂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
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跟



可放兩架旋叫了個厨子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童嬌兒韓玉釧兒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安顧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嫗那里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的你韓大叔知道不喚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叫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没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嫗這里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叫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没人陪他的唱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剛纔叫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里坐回就來

罷家裏没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裏來來昭妻一丈青早在房裏收拾下床炕帳幔褥被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裏明着一對紗灯笼一絲不搭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裏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灯纔到房子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細樓上除了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鬧熱打了回雙陸收拾罷飯吃了二人在簾裏觀看灯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 香車寶馬鬧如雷
 驚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賀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灯棚下看灯指與伯爵西門人因問那戴方巾的可認的他

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姓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你休叫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關裏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抗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關處就找過一邊尋着祝實念和那一個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兩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灯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声西門慶道我早晨對眾人不好叫你每的兒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昭宣府裏王三官

兒王三官

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問許不與先生那里借三百

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里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灯市裏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找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謝希大道早晨從哥那裏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爛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抬轎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



來伯爵在窓裏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唱繼來分付玳安且別叫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裏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髮髻兒身上穿紫絳袖襖兒玄色被襖兒白挑線縐褶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髻長長的紫腔色不十分擦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鉄搵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寫出王六兒並寫出唱的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裏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賊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賊接來看灯的

兩個聽的從新到房中說道俺每頭裏不知是大姨沒曾見得禮休怪于是插燭盪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夾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听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解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如只雙陸兩首動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听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實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幕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這里李銘跪下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裏說爹在這邊擺酒特來伏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何

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
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案酒、來琴童在旁邊篩酒。伯爵與希大
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篩。一面使玳安後邊
請唱的去。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
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
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胆，到明日不與你個功
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牆掠個鬼臉兒，可不把我
說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撥着獸頭往城裡掠好個丟一
兒的孩子。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
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
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為桂姐一映韓玉釧兒道：「哥

見你怎麼沒羞，大爹叫了俺每來，答應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閑出
氣。伯爵道：「俊小歪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伏侍誰？韓玉
釧道：「唐胖子弔在醋缸裡，把你撇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心
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
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
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叫他拿了去，撥你一頓好拶子，
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抬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
兒去。天晚到明沒錢，不怕搗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
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每。王媽上支錢一百文，
不任于你好淡，啣女又十撇兒。」一路市語又伯爵道：「我是奴才，如
今年程反了，拿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春景之詞，眾

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
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
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直說因說謝子純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
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
我也是悞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
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
罷于是安放鍾筋在下席坐了厨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
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啣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
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韓道國每人吃一大深碗八
寶攪湯三個大包等還寒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
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實念道你陪他

到那里纔折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說我因
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那許不與先生
那里借二百兩銀子去吃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
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証保頭錢使因問
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分付他又書寫活着些立與他三
限纔還他不依我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
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韃軸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
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
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你說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
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鏟頭砍得稀爛怎了那時少不的還
他銀子抄白妙是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



點灯又樓面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灯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兒和排軍收送下四個擗盒都是美口饅食細巧菓品西門慶叫棋童兒問道家中衆奶子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子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看放烟火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拿杆欄欄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攪擾正經二架却如此西門慶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擗盒擺上厨下又拿上一道果餚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羞叫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灯詞唱

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分付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掛上簾子把烟火架拍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叫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紫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柳熟開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人物皆着威剝七萬個轟雷皆透徹彩蓮訪賽月明一個起一個猶如金灯吹散滿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霸王鞭到處响噠地老鼠串

遊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逞巧妙難移。
八仙捧壽名顯一層，中通七聖降妖通身一層，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
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畝錦，一文菊與烟蘭
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棧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
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負郎担兒，上下光烟，齊明鮑老車
兒，百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得獐子面埋伏，馬到
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只見王六兒在這
裏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實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
道：「二爹那里去？」伯爵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帳，
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

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裏去了。玳安
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
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
分付我且不要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
三個并眾夥計當家，見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
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里
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間吃酒，
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兩個唱的也就來
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祇在
這裏，你兩個好友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
門慶分付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細滅息了燈燭，細就往後邊房





裏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鉄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碟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裏，就問他一文書討被他娘打了兩下，偏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頑耍，只聽正西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就在門縫裏張看見房裏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見有人來，將這老婆倒按在床沿上，褪去小衣，意在使一那話兒朝着托上，幹後庭花一進一退，往來擺打，何止數百回擺打的連声响亮，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是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着，不妨他娘一文書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里張。

他去，于是與了他些錢，菓子吃下，不放他出來，就說住扒上炕，睡了。西門慶和王六兒頑勾，有兩頓飯時，纏了事，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還送了到家，然後纔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回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第四十三回

夫西門前得玉樓瓶兒之財。雖為得財。却是兇中之財。必用李智黃四來一番描寫。動頭後文。接人生涯。方是真正財來。故用伯爵一如十分光中之玉婆也。看其後一回。叫李黃二人買禮。作為便知髣髴。

金蓮于藏壺聯姻時受辱。西門怒罵。毫無一和緩。此回相爭。比上數回。語多而辭緩。又是一樣開端。蓋上文心急口急。不暇擇語。故不願觸西門之怒。此回雖是相爭。却一味以勢利言之。西門之所以驕人者在此。故不覺聽其言而笑也。描金蓮正所以描西門。又不可不知。

必寫喬五太太者。見西門以市井小人。一朝得志。便與大戶

聯姻猶心不足。不知彼皆皇親國戚。視伊何啻鳩鷄之在蓬萊也。小人不知分量。十有八九。

寫桂姐銀兒。俱認乾女。益罵世人認假子者。為淫媚狗妓之流也。

看他一連寫吳大姑子家一席女宴。接寫請眾官娘子一席女宴。又接寫會親一席女宴。重重疊疊。毫不犯手。直是史公復生。

總生子便失壺。總結姻便失金。西門乃以為脚硬私心起。而禍福迷此。所以前知必貴至誠也。

官哥生而加官。長姐媳而進財。以合看失壺失金二事。又是禍福吉凶相為倚伏。不知又是絕妙章法。

篇末又將敬濟等各人心事結果。于酒令中一描。不知是忙中閒筆。又是閒中忙筆也。妙甚。

季三而黃却四矣。春光已不知歸丁何處。還金言雖有黃金。亦難買此春光。失金又言矣。却黃金猶自可之俗語也。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詞曰

情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為誰開。謾道愁須滯。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右調滿庭芳後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
眾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
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叫李瓶兒與
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
妗子在就在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厨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
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裏提刑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
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大尸家使孔
嫂兒引了喬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
孔嫂兒進月娘房裏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也先來了
拜了月娘眾人都坐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
子黃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納

西門慶令陳敬濟拿天平在廳上兌明白收了黃四又拿出四錠
金錫兒來重三十兩等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
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
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
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可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
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怎的三不知就走了
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
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
猜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
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
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

還趕往周菊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總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
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
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娘子
事人話偏有如此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亂出門一
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要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
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如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
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高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
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
到潘金蓮角門首只見金蓮出來看見叫他問道你手裏托的是

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也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托着一
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詘

說道什麼窄稀貨忙的這等說人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
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捺折了纔現報
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總
梳了頭娘子正抱着孩子頭要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鐲兒抱着
叫他手兒搵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水了他手西門慶道是
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水着他取了一
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要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駝計騎了
兩匹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駝計他是那裏的
馬武安道他說是他哥雲泰將邊上稍來的一線正說着只見後

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會收哥兒要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會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嚶耶嚶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住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七子說混話這裏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什麼又罵迎春時吳

兩平日亂的是些甚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裏的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衆夥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廝來回溜了兩盞西門慶道雖是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駝計道此馬你令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問文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說六姐房裡請爹哩于是走八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外邊去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瞎身

罰兒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翻他慢七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因大姑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没收就兩骹子纏尋起來說的他們都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嘆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知七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要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是那裏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还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用襖子袖兒裹着恰似八蛮進玉的一般我問他是什麼拿過來我瞧七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

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

貨說不見了餘他慢七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

批如席上一有一媳婦活活出來

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裏走風驚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收兌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賣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要了要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了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筋去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狼筋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河問水着他一時砸了他手脚忘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要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搶將

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
對大姐上說挑撥如此叫大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了頭叫各房裡了
頭口裡不笑秘眼裡也笑凡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
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狠殺我罵了不着世界面上世界
面上把你這小搥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官嘴失舌快的不
管你事也來搥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時
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
般威勢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
兒哩不威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
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七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
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只是



個破紗帽債子窮官罷了能禁的几個人命就不是叫皇帝敢
殺下人也怎的語語帶奉承故妙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七笑了說道你

看這小搥刺骨兒這等力嘴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了頭取我的紗
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
是債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搥刺骨來因跳起一隻腳來你
看老娘這脚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搥刺骨月娘在旁笑道
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刷帚當言惡人自負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
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
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
安來說周爺差家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
西門慶分付打醮處叫你姐夫去罷因映官哥奇名伺候馬我往你周爺

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眾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着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奶子我自保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細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裡勻勻哪臉去揉的恁紅七的等住回人來看看什麼張致誰叫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担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梆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友只顧下死手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裏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上了這口氣兒

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在屋裏勻臉去了不一時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會辨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狠筋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姿管着那一門兒來看看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丟了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要我亂着陪大姑子和鄭三姐并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_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了頭推奶子奶子推老馮急的馮媽也哭也啼也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窺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當我還和哥兒要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會過

去不然怎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裏
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去醜聽各人有各人的語故妙正說着兒
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噙先向月娘大
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
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灯市
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叫俺今日來伏侍奶二面月娘
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
忭。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女兒吳銀兒因問你兩
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兒
弟吳專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
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面放下桌兒兩方春福



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姐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
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
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吉祥
帽兒身穿大紅縷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頂牌符索
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
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
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鬪他耍子道哥子只看着這
裏想必要我抱他于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叫
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兒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
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
小嫖頭兒叫大媽七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斯你姐七抱只怕溺

了你姐七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嚶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
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要要兒于是與他兩個嘴搵嘴兒要子董嬌
兒韓王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每聽
因取樂器韓王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也
乾女兒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
落塵遠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說的在桂姐懷裏只磕
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處上寫官哥小胆爲貓驚伏線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
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厮你看
說的那臉兒哩李瓶兒連忙接過來叫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
那邊屋裡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
親家娘那邊邀來朱奶七尙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來了只等着

喬五太太到了就來了大門前邊大廳上都有鼓樂迎接娘每都
收拾伺候就起了月娘又分付後所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
起簾來雙鉤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

人媳婦都戴金插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不覺應伯爵娘子

應二嫂先到了應保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
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
二娘好說常時繫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所鼓樂响
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
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
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繡衣開處描寫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
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



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盪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箇七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綉耀目都出一門迎接眾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着盪盪寶珠冠身穿大紅官綉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警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豔似楚山雲淡接八後所先與吳大娘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廝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裯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就讓喬大戶娘子喬大戶娘子再三辭說姪婦不敢與五太太上

僂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各東上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炆火廂籠起火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都打扮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敘七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裏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見掌刑名案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設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也到明日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官貴如娘也係老身



親侄女兒西門不屑掀大戶試看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
喬家且羞扳西門矣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十五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
 別門姪男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
 差沒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語中總是說了一回
 吳大冷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討七壽李
 瓶兒慌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
 簡端正的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官中
 紫閃黃錦段并一副赤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
 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
 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
 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

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眾奶子每
 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禱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梅兒有插金花翠葉如焚獸炭
 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盞滿貯瓊漿梨園子弟簇捧
 着鳳管鴛鴦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筆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

香侍女兩姐妹正是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臨坐上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進酒下戲子鼓樂摺動喬太太與眾親戚
 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八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

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北南山戲子呈上戲女手

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叫做玉月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
 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罰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

大色已晚堂中花燭流光各樣花灯都點起來錦帶飄七彩繩低
轉一輪明月與是相看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樂人又在階下琵琶
箏簫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詞回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畢喬
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當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
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問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坐四張
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韻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
了要起身月娘眾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烟
火兩邊街上着的人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眾排軍執棍攔當
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眾
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
又送應二嫂起身月娘眾姐妹歸到後邊來分付陳敬濟來興書



童玳安見着所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並兩個師爺酒飯喫了
五兩銀子房留在明眼者自知打發去了月娘分付出來剩備下一果餚饌半罈
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又賜音
就在大所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于是還殘灯未
盡一部未當下傳夥計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與書童玳安平安
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
没人看門平安道我叫回童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
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到不如悄悄行
令要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該傳夥計先
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敬濟道趁此月色灯光
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總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

分付有玉簪。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是後文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為南再眾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
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日轉花梢。

第四十四回

大藏壺與偷金作造對章法。下象棋與彈琵琶又作造對章法。自生子後至此欲將生子加官後諸事一總以便下二回卜龜兒用第二番結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藏壺為玉簪事暗指却是月娘不嚴之罪。偷金固是嬌兒事。然夏花復留使家法不行。眾婢無所懲創。又是月娘引邪入室之罪。蓋夏花以桂姐留桂姐月娘收以為女兒者也。夫復誰尤。况桂姐輩月娘常勸西門遠之者也。欲其夫遠之而却親以為女。其何以相夫故受桂姐之逆。而乃遷怒玳安。是亦福建子誤我之意也。歎。

寫桂姐分明其姑之婢。其賍實犯。猶有許多雌黃。強口奪情。

可畏如此人情不肯自責又如此
金蓮心事每於憤怒處寫之既見心事既不一言何由寫出
故又借銀姐下棋將海枯石爛天長地久不言之恨輕道
出文字之巧如此
直至西門大哭之時下象棋之恨方出又至金蓮撒潑之時
下象棋之恨又一起至普淨幻化方寬仇如雪潑入湯內
也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詞曰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暈睡足臨寶鑑綠鬟絲亂未款裝束

蝶粉蜂黃渾褪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背回蘭脉脉悄無言
尋棋局

右滿江紅詞

話說敬濟眾人同傳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
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孀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
道我連在喬親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没人你哥衙裏又有
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眾位好友往我那里坐也晚夕
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
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一盒
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
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

你爹來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没人俺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三官事正說着只見陳敬濟走進來去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夫及姑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去了桂姐道姑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敬濟道你不信賭去不見我不哄你剛

言未罷只見玳童抱進毡包來說爹家來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問月娘

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里求着我爹家去

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恁是他們雨下

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

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童他兩個轎子在這里不曾取安

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

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

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

打着緊急鼓子一通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

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唱與西門慶與了
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里
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
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
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謊
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
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了頭揪
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了頭不言語李嬌兒在
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
西門慶只說了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
在地只聽滑浪一聲從腰裡吊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

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灯下看了道是頭
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
慶問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
邊取撥子來把了頭摸起來摸的殺猪也是叫撥了半日又敲二
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了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
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撥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
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正理賣了這奴才還留着做甚麼李嬌
兒沒的說話頃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
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與李
嬌兒這撥死你這奴才總好哩你還與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
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嬌兒房裡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

叫玉蕭問頭裡這了頭也往前邊去來歷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
對子娘見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
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參使小厮買狼筋去了說
別他要不在廚房間我狼筋是甚麼教俺每眾人笑道狼筋敢
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
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兒都在一處他瓦噲說想必慌了
到晚上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絕藏人馬坊御
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恁小了頭原來這等
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台孩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
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
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使不的這里没人你就拾



不教其不偷而致其偷來與口口真是淫婦之行
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就弄出來他在旁邊也好救你

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挨打着好麼乾淨俊了頭當
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
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
怎教他把我房裡了頭對衆搜恁一頓搜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
等我打前邊幾房裡了頭恁的不搜只搜你房裡了頭不通理一
中人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
他拉出這了頭去罷你也就沒句兒說話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
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
般你怎踢的他過放過瓶兒映瓶兒手鬆撒漫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也你出去
不出去那了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

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也教其他似偷矣元宵一般抬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里教唆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里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旁邊等我當睡就是李瓶兒便聽他一眼見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牀鋪展放餼餅吃了茶兩個上床歇宿不題自生子後



凡人金蓮房中必用瓶兒勸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去其寵瓶兒冷金蓮自見與彈琵琶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與彈琵琶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粧裡有菓餠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也不唱罷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著教他說咱擲骰子耍罷于是教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為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你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

他接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接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畧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補出却為後文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按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是恭語常進非冷語屋裡為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皆地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齧舌眼誰和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不管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瓶兒心事却只說俺們把攔漢子像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攔撥



心出去銀姐你不知俺家人多舌頭多今日為不見了這錠金子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曰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屋裡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馮媽媽恁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回家去後見有金丁那時纏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看哥兒慢也過到那里是那里論起後頭大娘波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子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處家有些王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觀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尚有心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歇宿正是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